

關於唐吉珂德與風車“痞子英雄”

文：吳洛纓

經過幾個夏天與冬天，許多人的努力，以及蔡岳勳導演的能力、意志力、體力、耐力，痞子英雄拍完，而且終於要播出了。這兩年來(2007-2009)，許多朋友問我，痞子寫完沒?拍完沒?甚麼時候播出?我都只能說：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很期待它與世人見面的那一天。那感覺很像期待一個從沒有出現過的科技產品要公開上市，或是全新類種的生物基因即將被找到。而它的確是的。

我們沒有在台灣看過如是類型，甚至無法歸類的電視連續劇，連旁人問我它到底是哪一款連續劇?我都無法精確的回答。作為台灣影視工作的從業人員，每年看著一檔一檔的連續劇、一部部電影上上下下，其實最讓人憂傷的不是收視率，而是投資製作者越來越保守，包含公部門，不斷萎縮的製作力，對未來欠缺想像力，於是，大部分的從業者因此失去了作夢的權力。從製作人導演到滿腔熱血的板弟或板妹，只能以繼續在市場上存活作為生存低標，忘記了其實當許多人被迫放無薪假的時候，我們其實早就是用一種無薪假的方式過了十幾二十年，我們為甚麼仍在這裡製作與觀看?我們沒有別的生活選擇嗎?我們可不可能把液晶螢幕從客廳中取消?我們可不可能不再租借任何一部 DVD?

我真的相信，我們仍然觀看與製作，是因為我們不是只為了存活或娛樂，一定還有一些別的甚麼，被我們忘記了，而我希望在看痞子英雄的時候，可能可以喚起大家對於那個「別的甚麼」的記憶。當我最早看見那十來頁蔡導給我的故事緣起時，我並不知道，它可以這麼快，就出現在台灣的電視連續劇之列，至少還要好多年吧我想!但它在蔡岳勳導演驚人的膽識下，提早數年出現了，蔡岳勳一個人加快了這個進程，有點不可思議，但的確發生了。

我不願意對我的朋友強調它的劇本多好、演員多好、導演多好，所以大家非看不可。因為像痞子英雄這樣類型的龐大又細緻，獨特又可親的電視連續劇，就像那座山頂大風車，我們需要許多唐吉珂德，這個夢才會一次又一次的出現直到我們相信這是真的。

我真的衷心的希望，我在這個業界的所有朋友，四五六七八年級的朋友，看了痞子英雄之後，會想要再一次的披上盔甲，與每一次發生的在眼前的機會殺個你死我活對幹一場。我真的衷心的希望，我不在這個業界的朋友，看了痞子英雄之後，會以你們有一個在這個大夢中參與了一部份的洛纓為榮，如我以此為榮。不要再去想它花了多少錢，夢想是無法秤斤論兩的，就是坐下來，一次一次的享受它，帶著台灣也能做出這樣的戲的驕傲入夢。

我的朋友，祝你們即將有十個愉快的夜晚，在這些夜晚之後，我願意與大家唇槍舌戰把酒言歡，關於台灣關於創作關於痞子英雄的一切。

祝

春暖花開

你的朋友 洛纓 2009/4/9

初識——咖啡館裡的明亮雙眼

2007年12月30日的週日早晨，我跟知名電視劇《白色巨塔》的編劇吳洛纓小姐相約在北部的某家咖啡館，當天氣溫低冷，空氣中略有水氣；時間將近，筆者期待又興奮地顧盼著咖啡館裡來往的人群，會否有吳洛纓小姐的身影。

顧盼間，人群來往，我抱著期待的心情，邊在二樓座位等候邊打電話給洛纓小姐，沒想到電話中，洛纓小姐回答：「我也已經在一樓囉！」疑？我好奇——「剛剛我擦身而過？」我轉往一樓角落的沙發處，一位狀似學生的女性，坐在咖啡館的角落沙發，恬靜的氣質與亮麗的紅格帽，散發出校園氣質；一雙明亮又有朝氣的眼睛望著俐落的筆記型電腦，搭配著咖啡館內的溫和光線，當下便給我一絲溫暖的氣息。原來，筆者一開始擦身而過、且以為是女學生的那位女性，正是電視劇《白色巨塔》的編劇吳洛纓小姐。洛纓見了我的到來，微笑地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正在打字寫稿呢！」原來，這是洛纓的神秘工作室。

這一天，我看見咖啡館裡的明亮雙眼。

這一天，是我和洛纓的第一次見面……。



細火慢燉的《白色巨塔》

——編劇 吳洛纓

活躍於文學、劇場之間的才女

畢業於北藝大和臺大戲劇研究所，洛纓對劇場美學的熱愛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完。從大學時期就開始舞台實務與劇場理論之間的訓練，一直到研究所對於理論和文本之間的研究，洛纓在這場將近三個小時的訪談之中（原先約一個小時的訪談，由於實在相談甚歡，不知不覺竟然聊了快三個小時），不時看見她的眼神亮彩、神情愉悅，非常樂意與我分享劇場的種種。

大學畢業後，有一年的時間，洛纓在麥田文學擔任編輯的工作。洛纓說道：「這是我跨界的開始。」那一年編輯的工作中，洛纓接觸了許多文學作家的作品，甚至親眼看過一些文人的手稿。沈浸在文學綿密的世界，以及延續從小對文字創作的興趣，在麥田文學編輯工作一年的時光中，許多素材激起了洛纓想要創作的想法。

1994年，洛纓離開了麥田文學，先後參與了不少藝文類的企畫案，如：當時文建會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在誠品天母店舉辦的戲劇藝術節等。在在引發出洛纓從文學跨界到劇場的方向。其後，從進入臺大戲劇研究所到論文完成之後那幾年間，更多編導舞台劇和寫稿的經驗、更多在排練場的時光、更多品味中外劇作家文本的機會，就在這個階段逐漸燃起能量、打開編導的視角。

跨界進入電視編劇

2001年之間，洛纓為大愛電視台寫下了第一部電視劇本《背影》；當時劇本約10集，雖集數不多，但她寫稿的靈感也來得快。因為大愛戲劇特有的風格調性，少了重口味的戲劇激情，反而多了讓她在編寫劇本時，更著墨於人物、情節之間的濃情刻畫。

由於《背影》這齣戲的跨界，洛纓逐漸地接觸電視圈的人事物，也開始在各類故事題材間穿梭。當時，洛纓參與了誠品藝術節的邀約編導案，自己編導、處理一部原創作品；她寫下《月光玫瑰》，一個現實與虛幻之間的故事。這一次，又成功地跨界與藝術節的合作。而就在洛纓一邊進行排練、導戲的同時，一位電視圈著名的導演——蔡岳勳——也正在積極尋找能改編《白色巨塔》小說成電視劇作的合作伙伴。

當時，蔡導演前後已找過十多位編劇來進行此任務，但往往呈現出來的成品不是導演不滿意，就是原作者——侯文詠先生——要大幅修改；當蔡導演在煩惱之際，蔡導演的友人向他推薦：「可以找吳洛纓小姐編劇。」就是這個機緣，絡纓與《白色巨塔》的劇組開始了一段創作的緣份。

細火慢燉的《白色巨塔》——與蔡岳勳導演、侯文詠先生之間的火花

「我們是能互相激發化學作用的人。」絡纓如是說。當蔡導演找到絡纓後，旋即展開一連串的編寫會議，也請到侯文詠先生參與原著討論。沒想到就此一拍即合，原本陷入膠著的改編任務，因為絡纓的加入，讓《白色巨塔》的劇作之路有了新的火花。

「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對方看到更上一層次。」她說道。絡纓與蔡岳勳夫婦對戲劇的信念、宗教信仰、乃至於生活背景的相似，互相幫助對方發展劇作、激發化學效應，也幫助對方看到多種情節發展的可能性，加上侯文詠先生精彩的原著和醫療背景知識的協助，讓這為期一年的改編之路，形成了金三角的組合。

「我有想問的醫療問題或專有名詞，侯文詠會協助；我有想讓角色發揮的台詞，蔡導可以接受嘗試。」是的，改編一年、開拍兩年的《白色巨塔》，呈如一碗高湯，經過這組金三角的細火慢燉下，熬出濃郁香氣，而編劇吳絡纓就是幫這碗高湯加入香料的料理師。

「因為我們背景很像。」她說道。絡纓在蔡導演尚未找她合作之前，就已經看過《白色巨塔》的小說了。我問她當時閱讀的心情，她說道：「因為這段醫療體系，我經歷過。」沒錯，侯文詠的小說中有些情節道出了絡纓的經歷，也因為蔡導演希望刻畫出醫療體系下的人性寫照，剛好與絡纓編導劇作以來，期望透過角色刻畫人物深度、鑿深故事張力的理念不謀而合，所以改編時，絡纓採取「忠於原著、但強調人性」的角度書寫。這樣細膩的角度的確成功地抓住觀眾的心思，讓《白色巨塔》在2006年中國電視公司首播之後，觀眾讀者反應熱烈，迴響很大，也促成《白色巨塔》在2007年再度同台重播，也登陸至香港無線電視翡翠台、日本NHK衛星第2頻道播出，成為日本放送協會第一次播出臺灣的電視戲劇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2007年11月17日第42屆金鐘獎頒獎晚會上，《白色巨塔》為吳洛纓拿下了一座金鐘獎——戲劇節目最佳編劇獎。

《白色巨塔》中著墨深刻的角色與情節

「應該是邱慶成（戴立忍飾演）和邱敏（邱慶成醫師之女）之間的戲吧！」當我問絡纓印象最深刻的戲時，已經當媽媽且充滿母愛的絡纓如是說。

一般的觀眾常常會問到其他角色，如：言承旭飾演的蘇怡華、張鈞甯飾演的關欣或吳孟達飾演的唐國泰等角色和演員之間的問題，而絡纓身為編劇的回答，讓我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這個「深刻」的問題。

「因為戴立忍是多年的朋友了，非常知道他能發揮的功夫。」她俏皮地笑道。「還有啊，本來那場戲——就是邱敏出車禍瀕死，而邱慶成衝到醫院的那場戲——本來是要讓邱慶成這個角色更慘的。」

原先絡纓希望安排邱慶成這個角色進入手術房，面對邱敏的瀕死，還要為自己的親身女兒動手術（也是讓邱慶成為自己過往的所作所為負責！？）但由於這樣的情節對邱慶成這個角色太慘忍了，所以蔡導演看到劇本後還直言「這樣缺少了人性……這樣戴立忍太難演了吧！」這場戲後來刪改成蘇怡華執刀，而邱慶成在手術房外等候。其實，蔡導和絡纓的心中都明白，這場戲必須要刪改成後者。因為當時在拍後者的劇情時，所有在場的劇組工作人員，包含蔡岳勳導演都哽咽不已。甚至絡纓自己在修改後者劇情時，也是邊啜泣邊寫稿中度過。蔡導和絡纓都深受劇情裡親情的酸楚感動。

我不禁好奇，要是原先的故事保留的話，不知道會是什麼局面？

編劇的養料——成為專業編劇的養成功夫

「多閱讀、多觀察人！」絡繹分享著。絡繹本身很喜歡各種領域的書籍、電影、舞台劇，她提起在過去研究所的時光，就開始接觸各種領域的書籍；她那時又修習文學院的課程，又選修管理學院的課程。畢業後一連串的企畫案工作經驗到進入電視圈的編劇，都是與來自各領域的人對話、合作所養成的經歷。絡繹自己提到，她看文學作品也看商業周刊之類的刊物，她看藝術電影也看好萊塢商業片。絡繹少排斥、多吸收的態度，也用在觀察人的身上。

「有時我會坐在咖啡館一下午寫稿，邊觀察人群和他們的說話對白、穿著打扮，可以當成人物素材。」她笑道。「我有在教表演。」

絡繹馬上示範起觀察筆者和週邊環境的心得感想，述說之間的神情，就像個表演者活躍地在舞台表演，也像個記者忠實的呈現現場記錄，更像個老師教導著人與人之間的一堂課。她說，寫作就是一段仔細的描述，是要有理性的。有人覺得感性寫作很重要，但感性是用來體悟生活，不是用感性的詞藻去堆砌文字；寫作的本身是要理性的闡述，加上資料的蒐集整合，才能有意義、有邏輯、有證據地將故事延展開來。

就是因為絡繹過去在學院裡的戲劇專業訓練，再加上多年來對人物、生活情節、故事資料的觀察入微，累積起許多教戲的實務經驗，她除了樂意分享如何成為編劇的功夫，也願意對期待增進表演功力的年輕後進，提供其教導表演的心得分享。

寫出生命的光——提點年輕人的方向

「編劇寫作是一個有機體，必須用畫面寫作，而不是用文字堆砌。」絡繹語重心長地說著。訪談間，絡繹提到現下的年輕後進對寫作很有熱情，但有時卻走錯了方向；常常用文字作自我的表現，但忽略了真實性，又或者詞藻華麗但卻缺乏與現實相關的連結。

「要把劇本當作一個工作本；要把寫劇本當作畫面的輸出。」她提醒著。絡繹覺得，年輕人寫作時要練習在腦海裡「先有畫面」，之後再運用「文字當載具」地呈現，如果本末倒置，不僅會流於自我表述，也會讓合作的工作人員看不懂劇本。

「不能預期一位燈光師或剪輯師看懂你的感性，要把劇本當工作本理智地書寫。」這個工作本的觀念的確帶給我們一些寫作的方向。

「呈現文字時練習用鏡頭說故事；創作時要有自主性。」絡繹時時提醒著。

她想與年輕後進分享的是：如果期盼進入電視圈編劇的行列，一開始對自己的作品要有想法、自主性，要知道自己寫的是什麼，表達的是什麼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懂鏡頭和畫面的語言，這樣的寫作不僅能讓畫面感動觀眾，也會讓工作伙伴明白方向。絡繹是這樣熱愛著寫作的本質：「年輕人上網寫部落格比較像心情表述、文字堆疊，除非有主題性，不然不算是真正在訓練寫作。」她認真又幽默地說明。「你就算一算平常打開部落格的時間比打開 word 檔的時間多，那你就是沒有在練習寫作啦。」

是的，她很幽默。我感受到她對寫作本質的熱愛了。就像她用自己的生命體驗來進行書寫一樣，絡繹以「熱愛」與「關懷」寫出一種人性的光亮質感，讓我感受到初見她時——咖啡館裡的一對明亮雙眼。